



▲爽心亭刚建成时，吸引了众多职工留影 受访者供图



▲四三〇职工刘斌多年前去北京时和翠薇亭合影。如今，大家都不知它是否安好 受访者供图

老人写诗怀念四三〇爽心亭引共鸣 它在北京还有个“双胞胎弟弟”呢

缘起 垃圾场变身株洲第一座小游园 北京朋友提议造凉亭

1979年以前，路过四三〇车辆厂大门的人都会掩鼻而过，因为大门口处就是一个垃圾场。后来，工厂将垃圾移走，改成了桃园。1983年，经进一步改造，修建了假山、金鱼池、九曲桥，栽种了桂花树、东北松、柳树后，昔日垃圾场变成了面积8000多平方米的小游园。

四三〇小游园，是株洲第一个社区、厂矿小游园，在上世纪80年代，四三〇厂因此获得了全国第一批“花园工厂”的称号。

之后，北京铁路局西山疗养院的领导干部来株洲交流工作，提及西山的疗养院内还没有凉亭，希望四三〇厂的工匠们能为他们打造一个。

84岁的原四三〇厂工会主席黄俊仪回忆说，当时我们一听就觉得好啊，我们小游园里也没有凉亭，正好可以一起做两个凉亭。

诞生 用铁路机车的边角余料 制造了一对“双胞胎”凉亭

四三〇厂的铆工技师赵德兹临时受命制造这两座凉亭。当时，由于物资缺乏，工厂考虑利用制造铁路车辆的边角余料来制作凉亭。这对赵德兹等工匠来说并不容易，为此他还特意去了苏杭一带参观凉亭风格和学习设计，终于在1984年完成了零件安装，并取名为“爽心亭”和“翠薇亭”。

铸钢车间工人龚道喜回忆说，1984年9月，我因平常爱好书法被安排题字，在办公室用报纸写下了“爽心亭”三个字。后来在北京西山建另一亭时，我没在家，就请了文清武老师题写了“翠薇亭”三个字。

爽心亭刚建好，黄俊仪就带着几名员工和部件、零件去了北京，在北京铁路局西山疗养院大楼前的花园中安装了翠薇亭。

黄俊仪说，两个凉亭模样一致，大小一样，是对“双胞胎”。

记忆 爽心亭成文化娱乐中心 印在了四三〇人的回忆中

爽心亭一时成了四三〇厂的文化活动中心，给职工及周边居民留下了美好记忆。

柳立军回忆说，1985年11月，民盟四三〇支部在爽心亭成立，第一次支部会议就是在爽心亭召开的。职工们还经常在爽心亭组织音乐会，达几个月之久，每天傍晚音乐声起，歌声嘹亮，观众甚多。退休职工许咏雪回忆说，围绕爽心亭，冬季有赏菊节，春季则赏桃花，还有猜灯谜、文化夜市、诗歌会等。因而有退休职工说，如今众多四三〇厂的许多退休职工仍活跃在株洲诗词、歌唱界，几乎都受过爽心亭的熏陶。

许咏雪说，以前大家拍照做纪念，都是选择在爽心亭。我们的孩子从外地工作回了株洲，第一趟就是去爽心亭看看。

爽心亭当时也一度成了株洲的名亭。许咏雪说，随着名气增大，我们逛小游园都要排队了。后来慕名而来的人更多了，无奈只好圈起来买票入内，限制参观人数。

在北京的翠薇亭也深受喜爱，黄俊仪多次去西山疗养院均看到，众人围在亭子旁边下棋、聊天。后来，随着体制改革，黄俊仪再也没有去看过翠薇亭。现今，四三〇厂的老职工们，也不知道它是否安好。

现状 游园已没落，美亭亦破败 居民希望它能得到修复

四三〇厂改制后，厂门进行改扩建，毁掉了一部分小游园，只保留了爽心亭、假山和一处小鱼池。

昨日，记者在现场看到，鱼池的水已干涸，假山变成残垣断壁，爽心亭漆色斑驳，亭子里的石桌石凳、雕塑被破坏得体的无完肤，钢柱上也颇多乱涂乱画，许久，也看不到一个人来游玩。

柳立军回忆说，几年前还有一群老年人每天上午坐亭子里聊天，大家还选了个姓杨的老先生担任亭长，他每天都义务维护亭内及周围卫生，不让人在周边倒垃圾，破坏花木，一度吸引了不少人来聊诗谈文学。

后来，杨亭长病了就没人去了。养金鱼的池子水干涸成了倒垃圾的坑，假山洞有屎尿臭。柳立军说，“多好的一处风景，就没人珍惜。由垃圾场改造而成的小游园，又回到了当初的模样。”许咏雪则表示，爽心亭是我们一代人的回忆，希望可以得到修复，并找到它的“双胞胎弟弟”翠薇亭。

(记者 赵露 通讯员 张和平)

①

生活中真有人是多重人格吗？

“多重人格患者在现实中并不多见，我从医三十多年，只遇到过几个。”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儿童精神心理科副主任医师肖晓杨说，最近他们正好接诊了一名患有多重人格障碍症的14岁女孩。

据了解，这名女孩本人文静懂事，对人友好，在班上成绩名列前茅。一次女孩在课堂上突然大哭，表现反常，还用另一个名字称呼自己，这引起了老师注意，并告知其母亲，联想到女孩有时会注意力不集中、梦游的情况，母亲带她前往医院就诊。

肖晓杨说，她们询问这对母女后了解到，8年前女孩父亲车祸去世，小升初时其最好的朋友也因意外去世，不久她就感觉到身体里“进驻”了两个女孩，她给她们取名一个叫“易寒”、一个叫“思思”。女孩说，她经常在脑中与两个女生对话，体内的两个女生多在她的召唤声中出现，“附体”于她，并多次出现她本人想休息，由“思思”附身“代劳”考试、和朋友看电影的情况。记忆中还曾出现过两次梦游，两次与同学吵架、发生肢体冲突，女孩感觉是“易寒”代替自己做的。

认真分析后，肖晓杨和她的同事们认为，这个女孩患有多重人格障碍症，“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”为该病症的国际统一正式名称，是一种精神疾病。多重人格主要表现为一个人具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不同人格，并通过频繁变换人格，来适应环境的心理现象，是一种适应环境的心理努力。

②

一个身体多个灵魂 是什么体验？

那么这些“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”患者真的会像电影中那样，人格有正有邪，像变脸一样突然变为另外一个人，甚至做出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吗？

西南大学心理学副教授、重庆心理学学会秘书长王卫红指出，“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”患者的每种人格都有自己独特的结构，并在一定时间内占据主导地位 and 支配行动。患者在一些时候可能表现得非常谨慎得体，而在另一些时候可能又表现得吵闹轻浮。每种个性都有其特有的声音和习惯，而最原始的身份通常会否认其他身份的存在。

患有“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”，人格变更的数目会因人而异。有些患者体内的人格甚至可以多达十几个。变更的人格通常极为不同于主要的人格，这说明变更的人格表达了原来的自我中被排斥的那部分。

“必须提醒大家的是，‘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’不是精神分裂症。”肖晓杨说，最直观的区别在于：前者是一个肉体多个灵魂，而后者是一个肉体一个灵魂。

一个身体 多个灵魂 真事？ 杜撰？

多重人格可以说是影视作品最爱使用的心理学元素。近段时间，国产电视剧《柒个我》中张一山饰演的角色因具有性格迥异、反差极大的七重人格，受到观众热议。此外，《搏击俱乐部》《三面夏娃》《精神病人》《致命ID》《黑天鹅》等都是以多重人格为主题。一个身体多个灵魂，到底是真有其事还是编剧杜撰？来看西南大学和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的两位专家详细解析多重人格。

③

什么样的人容易多重人格？

多重人格自带故事性和话题性，因此关于它的影视作品很多，特别是一些暴力和悬疑作品，让人也不禁会担心“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”患者会不会做出伤害人的事情？

“把‘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’患者妖魔化是不对的，其实他们才是受害者。”王卫红说，根据相关研究表明，各种形式的“创伤”与“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”风险的增高有关，包括儿童期医疗操作和外科手术、战争、恐怖事件、虐待等。当受到难以应付的冲击时，患者以“放空”的方式，以达到“这件事不是发生在我身上”的感觉。

肖晓杨说，她在医院接触到的这类患者大多都是青少年。多重人格其实是一种以逃避来自我保护的方式，儿童在遇到意外伤害或刺激时更容易选择这种方式。

根据研究表明，以下几种人特别容易产生多重人格：曾遭到母亲拒绝的人；趋向于表现过份惹人注目的人；具有不现实的高行为标准的人。

④

如何“消灭”多余的“你”？

王卫红表示，在诊断“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”中，患者必须符合临床诊断标准；无幻觉、妄想等精神病性症状；排除分裂症及其相关障碍、情感性精神障碍。

如果有“戏精”假冒“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”犯罪是否能逃避法律的制裁呢？对此两位专家都表示，目前在我国还没有这样的先例，而且想要骗过专业的医生可不是容易的事。毕竟只要是假的始终会露出马脚。

不过“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”是否能够治好目前在业界还没有定论。“现在还没有能够治疗‘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’的药物。”肖晓杨说，“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”往往由情感创伤引发，特别以童年期的精神创伤为多见，就治疗来说心理辅导更为有效，毕竟心病还要心药医，通过心理辅导将其心中的结解开，与此对应产生的人格自然会离去。对于那位女孩他们也是建议进行心理辅导，没有开任何药物。

王卫红作为变态心理学领域的专家，曾治疗过一位“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”患者。他说，治疗这种病，暗示、催眠等方法更具疗效。一些患者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自愈，因为随着长大自我调节能力增强，幼年的重大伤害有些会自我修复，那么也就不需要调动身体中的另一个“我”来保护，多重人格也就缺乏产生的基础了。

(据科技日报)



“最近我整理明信片时，发现厂里多年发行的拜年贺卡图案均是工厂大门和车辆，过于单调，就想为什么不把爽心亭景观印上去呢，那是我们一代人的记忆。”72岁的四三〇厂退休职工柳立军说。

于是，柳立军写了一首“七律·爽心亭”诗发到了微信朋友圈和网络论坛，没想到引起了众多四三〇老人的追忆，还纷纷通过写诗怀念。

柳立军说，几天时间内就有20多人写诗怀念爽心亭，并希望追寻爽心亭的双胞胎弟弟翠薇亭的去向。

两座很普通的凉亭，嵌在株洲四三〇厂众多人的记忆里几十年。随着近日在朋友圈成为了热点，围绕在它们身上的辉煌故事和时代变迁，也再次引起许多株洲老工人的共鸣。